

晋江网美籍华人写手十四夜唯美开山之作  
热读水晶心肝玻璃人的穿越智慧情感大戏  
十四夜\著

# 醉玲珑

下卷

粉黛江山 化作半湖烟雨  
王侯事业 都如一局棋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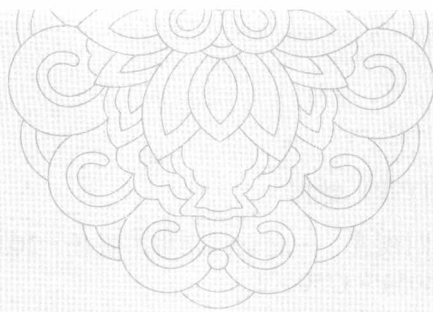
朝華出版社

卷之二

御  
序



御  
序



# 醉玲珑

下卷

十四夜／著



朝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醉玲珑. 下/十四夜著. —北京: 朝华出版社, 2007. 9  
ISBN 978 -7 -5054 -1750 -2

I. 醉… II. 十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39086 号

醉玲珑. 下

作 者 十四夜

出 版 人 郭林祥  
策划编辑 王 磊 侯 开  
责任编辑 赵 明  
特约编辑 吴 燕  
责任印制 赵 岭  
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 
电 话 (010) 68433188 (总编室) 68433141 (编辑部)  
(010) 68413840 68433213 (发行部)  
传 真 (010) 88415258 (发行部)  
网 址 [www.mgpublishers.com](http://www.mgpublishers.com)  
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 字 数 208 千字  
印 张 17  
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
装 别 平  
书 号 ISBN 978 -7 -5054 -1750 -2  
定 价 22.00 元

## 十四夜

水瓶座女子，1981年生于山东青岛。现居美国波士顿，从事古董家具生意。对中国古典文化尤感兴趣，除了写字，爱好看书、散步、摆弄花草。

策划编辑·王磊

责任编辑·赵明开

特约编辑·吴燕

门子文化  
TEL: 010-6482426



《醉玲珑》上卷



《醉玲珑》中卷

悦讀紀  
ENJOY READING ERA
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品牌  
[www.girlbook.cn](http://www.girlbook.cn)

# 目录

- | 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·机关算尽太聪明 | ／ 1  | 第十一章·一川明辉光流渚 | ／ 75  |
| 第二章·明朝更觅朱陵路 | ／ 9  | 第十二章·桂宫长恨不记春 | ／ 82  |
| 第三章·踏遍紫云犹未旋 | ／ 17 | 第十三章·水随天去秋无际 | ／ 94  |
| 第四章·杜曲梨花杯上雪 | ／ 25 | 第十四章·伤心一树梅花影 | ／ 106 |
| 第五章·前程两袖黄金泪 | ／ 29 | 第十五章·万里同心别九重 | ／ 115 |
| 第六章·何处逢春不惆怅 | ／ 37 | 第十六章·玉寒雪冷轩辕台 | ／ 121 |
| 第七章·山登绝顶我为峰 | ／ 45 | 第十七章·激浊浪兮风飞扬 | ／ 126 |
| 第八章·公案三生白骨禅 | ／ 53 | 第十八章·山明落日水明沙 | ／ 134 |
| 第九章·千尘雪底东风破 | ／ 61 | 第十九章·莫损心头一寸天 | ／ 143 |
| 第十章·无限月前沧波意 | ／ 67 | 第二十章·麒麟吐玉盛阳春 | ／ 152 |

# 目录

- 第二十一章·万树桃花月满天 / 157
- 第二十二章·暮雨潇潇闻子规 / 163
- 第二十三章·琼台金殿起秋尘 / 169
- 第二十四章·长宵永夜花解语 / 175
- 第二十五章·三池春暖露华浓 / 179
- 第二十六章·曾经沧海难为水 / 184
- 第二十七章·除却巫山不是云 / 192
- 第二十八章·世事如棋局局新 / 196
- 第二十九章·云去苍梧湘水深 / 204
- 第三十章·碧落黄泉为君狂 / 209
- 第三十一章·天河落处长州路 / 215
- 第三十二章·奇花凝血白灵脂 / 221
- 第三十三章·玉漏无声画屏冷 / 226
- 第三十四章·傲骨冰心彻明寒 / 230
- 第三十五章·九天阊阖风云动 / 235
- 第三十六章·袖里乾坤卧潜龙 / 241
- 第三十七章·华容翠影怜香冷 / 246
- 第三十八章·昆山玉碎凤凰鸣 / 250
- 第三十九章·千古江山万古情 / 255
- 第四十章·海到尽头天作岸 / 261



## 第一章 机关算尽太聪明

风过，云动。

深远的宫门前，御林禁卫持戈而立，见到刚回天都的凌王后几乎是不约而同地一凛，整肃军容，同时行礼。

夜天凌眉稍微紧了一下，稍纵即逝，他只抬了抬手，并不急着入宫，反而在宫门前静立了片刻。现在已是御林军统领的方卓正巡视至此，快步过来，扶剑往前一拜：“见过殿下！”

四周安静，整个禁宫此时无人往来，白玉甬道宽阔地显出一种肃穆下的庄严，巍峨大殿，层叠起伏。

夜天凌垂眸往方卓看去，竟连一句“免礼”也没说，只是负手身后，凝视于他。

那目光中有种压力，方卓甚不得解，抬头看去，夜天凌眼波一动，环视周围：“御林军很好，没让本王失望。”

现在御林军虽已不再归凌王掌管，但当初那些在凌王手中的日子却让每个侍卫刻骨铭心，终身难忘。方卓道：“殿下的教诲，我们时刻铭记在心。”

夜天凌眼光忽而一锐，唇角微冷，举步往宫中走去，在他转身的时候方卓听到一句话：“那么也别忘了，御林侍卫一入禁宫，只拜天子！”

雪色的袍角微微掠起，仿佛一道犀利的闪电无声划过，方卓霍然惊觉，才知眼前有何不妥，低声道了句：“未将疏忽！”即刻退开。

便在此时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远远响起，瞬间便接近宫门。已经走出数步的夜天凌闻声回头，他眼力极好，穿过幽深的门洞尚隔着段距离便已看见了马上来人，心中竟难以抑制地猛然震动，但只一瞬，却又恢复了平静。

朗目如星，身姿潇洒，是像极了十一啊！但敢在禁宫门前肆意纵马疾



驰，除了飞扬不羁的十二皇子夜天漓却还能有谁？

黑骢如风，眨眼的工夫已到近前。十二甩蹬下马，将马鞭一掷丢给了侍卫，大步向前走去，玄衣玄袍，一身犀利。

夜天凌立在原地未动，十二走到夜天凌面前站住，盯着他问：“十一哥呢？”

夜天凌深黑的瞳孔紧紧一缩，十二再逼问道：“十一哥呢？”

夜天凌脸色有些苍白，过了片刻，他缓缓道：“三个月前的奏章中已经写得很清楚，我不想再说第二遍。”

十二双拳紧握，喉间因激动而轻轻发抖，他在与夜天凌对视了许久之后，哑声再问：“好，我只想知道，是不是七哥？”

夜天凌目光平静地看向他，如极深的夜，隐藏着天幕下所有的情绪，亦或者，根本就不曾有过丝毫情绪：“不是。”

这个回答显然出乎十二的意料，他愣在夜天凌的注视下，那目光像在人心上当头浇了一桶冷水，浇灭熊熊燃烧的火焰，他皱了眉，“那究竟是什么人害死了十一哥？”

夜天凌语调依旧平缓：“统达丧命乱军之中，始罗祭了我灭亡突厥的战旗，史仲侯已经以命抵命，邵休兵等人现在都入了刑部大牢。如果你一定要追究，可以怪我。”

十二眉间蹙痕越收越紧，原本攥着的拳头却松弛下来，稍后，他语中略含歉意：“四哥，抱歉，我不是来责怪你的。”

夜天凌淡淡道：“我知道。”他转身往致远殿的方向走去，十二自后面跟上：“你为何要替七哥开脱？”

夜天凌缓步走着：“我并没有兴趣替别人开脱。”

十二道：“难道不是因为援军迟来，才害得你们被困雁凉？”

夜天凌道：“换作是我，在那种情况下也未必能早到一刻，七弟尽力了。”

十二恨声道：“既然殷家动了手，他如何能置身事外？”

夜天凌道：“一个殷家，有些时候并不是湛王府的全部。”

十二一向放浪率性的眼中透出薄冰般的寒意：“但我绝不会放过殷家。”

夜天凌迈上了大殿最高一层的玉阶，忽然停步。薄云散开，阳光逐渐耀目，他站在微风飒飒的高处，回身看向十二：“十二弟，不要让苏家卷入任何事。”

十二看了他一眼，突然笑了：“四哥，自从十一哥和你形影不离那日起，苏家便已站在了你的背后，难道你不知道？父皇早就默许了这一点，难道你也不知道？”



夜天凌神情漠然，不曾因这话而有丝毫震动：“我知道，但我不需要。”说完之后，他转身长步离去，清拔而孤傲的身影很快消失在渐行渐深的大殿中。

沿着两排飞龙腾云的楹柱走去，轻风缓动，层层悄然静垂的金帷偶尔翻露出繁复精致的绣纹。跨经一道道雕金嵌玉的高槛，致远殿中越来越安静，便显得那高擎在两侧缀珠九枝座上的长明灯逐渐明亮起来。

孙仕上前躬身行礼，夜天凌微微点头，迈入宣室，光洁的黑玉地面上照出修长的影子。

“儿臣，参见父皇。”

云龙金幄之前的广榻上，天帝闭目半靠，“凌儿，是你回来了？”

夜天凌道：“是，父皇。”

“回来了。”天帝似是喟叹一声，问道，“有没有去莲池宫见过你母妃？”

孙仕心中一惊，不禁就往凌王那边看去。地面上倒映着干净的身影，乌靴、白衣，再往上是一片模糊的神情，如隐在层层水雾的背后，看不清，探不透。

却听见夜天凌平定的声音：“回父皇，今日辰时三刻，儿臣护送母妃灵柩迁入东陵，申时礼部的奏报已上呈御览了。”

毫无波澜的答话，竟像是君臣奏对的格式。话音一落，殿中突然泛起一阵令人屏息的寂静，过了许久，才听到天帝道：“哦……朕竟忘了，莲儿已经不在了。”

天帝坐起身子，缓缓伸手拨开半垂的云幄，孙仕急忙上前搀扶。天帝看着夜天凌一身素白的袍子，俊冷的眉眼，半晌，慢慢说道：“凌儿，你像极了你的母妃，天生一副冷性子，倔强得很，也该改改了。”他站起来，挥手遣退孙仕，步下龙榻。

夜天凌静静道：“儿臣谨遵父皇教诲。”

天帝走到他面前，目光落在他毫无情绪的脸上，“你也像极了朕。”他抬手扶上夜天凌的肩膀，语出感慨。

夜天凌略觉意外，下意识抬起眼帘，心底竟不能抑制地微微震动。他从未想到父皇已如此苍老，与大半年前竟判若两人，那一向威严有神的眼睛此时仿佛被一种莫名的空茫遮挡了光泽，迟缓而毫无神采，眼角的刻痕深深显露出岁月的痕迹，撑在他肩头的手是无力的，几乎要靠他的力量去支撑才行。

原本即便贵为皇子，亦不能同天帝这样并肩而立，但夜天凌却感觉只要失去了这个依持，天帝便随时可能会倒下，所以他只是将眼眸微垂：



“父皇。”

天帝似乎是在审视他，继续说道：“莲儿终究是不肯原谅朕，不过她把你留给了朕，很好。”

夜天凌唇角牵着无形的锋锐，像初冬时分湖面上一丝薄冰，微冷。然而他的声音依然平稳：“儿臣这次让父皇失望了。”

天帝在孙仕的搀扶下落座：“蜀中安澜，四藩平定，漠北扩疆三千里，你做得很好。”

夜天凌沉默了片刻，“如此兴师动众却未竟全功，儿臣惭愧。”

天帝只挥了挥手，阻止了他另外尚未出口的自责，却问道：“你去过日郭城吗？”

夜天凌道：“儿臣去过。”

“嗯。”天帝轻合上眼眸，缓缓说道，“朕记得，日郭城是很美的地方。”

夜天凌道：“是。”

天帝不再说话，似乎陷入了极遥远的回忆中。

轻纱飞天，是丛林翠影中一抹如云的烟痕，歌声如泉，银铃叮咚。

古城落日，边角声连天，战旗招展中，又见那临风回眸的一望，雪衣素颜，于黄沙漫漫的天际缥缈。

长案上静陈着一摞未看的本章，最上面一本正是不久前礼部上呈的奏章。透过雕花的长窗，斜阳的影子一点点映上地面，尘影浮动，光阴寸寸，在无声的岁月中回转，流逝。

“皇上。”不知过了多久，孙仕谨慎地请问，“凤相和卫相他们都已经来了，今天还见不见？”

天帝睁开眼睛，孙仕再道：“说是有军报。”

“让他们进来。”

见到凌王这时候也在，凤衍和卫宗平多少还是有点儿意外，殷监正心中自然更是平添斟酌。孙仕接过兵部呈上的战报，天帝目光在上面停了停，“凌儿。”

孙仕伺候天帝几十年，闻声知意，转身将战报递至凌王手中，殷监正眉梢一跳。

夜天凌对众人表情视若无睹，将战报展开看过之后，简单地道：“父皇，西突厥亡。”

是捷报，湛王大军连战告捷，大破西突厥王都。突厥一族纵横漠北数十年，至此死伤万千，几乎折损殆尽，少数幸存之人远走大漠深处，流亡千里，从此一蹶不振。天朝铁骑饮马瀚海，驰骋漠北，放眼再无对手。

夜天凌声音中没有丝毫波动，他似是早料知了这结果，天帝亦然，只

是在场的几位辅臣跟上了恭颂的场面话。

“唔，”天帝点头沉思了片刻，“战事已久，是时候该撤军了。”

短短数字，却叫眼下心思各异的人猜测纷纭。大军动向关系着军权去留，卫宗平同殷监正暗中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凤衍唇边浮起隐隐冷笑，已抢先说道：“近来大军每月消耗的粮草已令国库吃紧，皇上宽恩，兵息干戈，实乃圣明之举。”

殷监正接着道：“皇上，粮草军需不足顾虑，国有所需，臣等岂敢不鞠躬尽瘁，为君分忧！”

卫宗平亦恭声道：“北疆初定，人心浮动，皇上，此时撤军是不是为时尚早？”

天帝闭目不看他们，对这些话只是听着，似乎另外在等待着什么。众人话音落了，夜天凌将手中战报交还孙仕，方徐徐说道：“父皇，北疆一定当借此良机整饬西域，否则便是给吐蕃坐大的机会。那赤朗伦赞非是池中之物，必不甘久居人下，若让他联合西域诸国，则难保不是第二个突厥。”

此言一出，就连凤衍都忍不住看向他，卫宗平等更是难掩那份惊讶。如此制衡军权的良机夜天凌抬手放过，让他们已想好的大篇措辞便在此落了空。

剑出鞘，骤然失去对手，一阵轻松之后，殷监正不喜反忧，摸不透看不着的对手，岂不是最可怕？

但无论如何，若能紧紧把持兵权在手，湛王文武风华尽展于天下，便是众望所归了。

此时天帝目光落在了夜天凌静肃的神情中，脸上忽而浮出一笑，越发显得唇角那皱纹更深，“你的意思是兵慑西域？”

“对，兵慑。乘此胜势，整兵过境，以示军威，告诫西域诸国不要有异心妄动，否则突厥便是先例。”

“兵慑，过硬了些，驻军甘州，让湛王出使吧。”天帝重新闭上眼睛，“你们可有异议？”

“臣附议！”

“臣附议。”

“臣，附议。”

殿中片刻的静默之后，天帝抬手，孙仕轻轻躬身，众人跪安后依次退出宣室。

站在致远殿的台阶上，凤衍看着凌王修挺的背影在落日的金光中从容远去，向来宠辱不惊的眼中泛起几许深思。几十年朝堂风雨，他太了解天帝了，只是此后，是否也能像了解天帝一样把握凌王的心思？



“让湛王继续统领兵权，震慑西域？”简慢而阴柔的声音，在汐王府的静室中微微回荡，似乎并不着太多的力，却叫人听了心里像被塞进一把冰雪，许久之后仍有丝丝凉意，凝聚不散。

胡三娘慵然倚在近旁，红罗缠腰，长绢透地，勾勒出妙曼的身段，一双深深美目如丝如媚，她悄声打量着。说话的人坐在汐王对面，一身灰衣洁净讲究，身形削瘦，言行之间毫无情绪牵动，似乎不论谈到什么事都是一副平波无澜的表情，与此相比，那只扶在案上的手倒反而更能表现主人心中真实的想法。

净白细润的手，保养得极好，此时修长的中指缓缓叩着桌案，食指却微微弯曲与拇指抵在一起，因用力而使原本柔和的骨节略微突起，这表示手的主人正在思考一个难题。

过了会儿，那灰衣人略一抬眸，一双狭长而妖媚的眼睛闪过，波澜涌动的明光几欲刺目，虽是稍纵即逝，却让那张原本平淡无奇的脸瞬间神态迥异，生出诱人的蛊惑。胡三娘呆了片刻，一直替汐王揉着肩头的手不由自主地停了停，心底竟泛起一股凉意。若这双眼生在了女人身上，不知能颠倒多少男子，勾摄多少神魂，只是生在这样一个男子身上，总叫人觉得不安，是太妖异了，连她这见惯风月的人都有些受不住呢！

“殿下，”那人再开口说话，分明是谋士的身份，语气中丝毫没有对主上的恭敬，“你难不成是想和凌王争这一份兵权？”

夜天汐正看似漫不经心地把弄着一柄乌鞘短剑，“兵权是什么分量，庄先生难道不知道？”

庄散柳似乎冷笑了一声，笑无笑颜，连那丝略带讥诮的冷声都叫人听不太清，“我早就提醒过殿下，不要从凌王手中打兵权的主意，别说是你一个，就算所有人加在一起，也抵不过一个凌王。”

“哦？”夜天汐像是对庄散柳这副态度已见怪不怪，倒不十分在意，“此话未免言过其实了吧？”

庄散柳眼帘微垂，一刀妖冶的锋芒瞬间隐下：“夜天凌三个字，在天朝将士眼中是战无不胜的神，是他们崇拜追随的军魂。什么圣旨虎符，在凌王面前不过是一纸镶了金的空文，一块雕得好看点儿的石头罢了。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，殿下难道至今对自己的对手还这么不了解？”

夜天汐皱眉：“难道就这么看着兵权旁落，无动于衷？”

庄散柳面无表情，一张脸静如死水，只无法隐抑的是眼中几分嘲弄：“殿下想怎么动？论军功，你不及凌王，手中唯有京畿卫尚可一用；论声望，你不及湛王，对阀门仕族毫无影响力；便是单论出身，你还不及济王，定嫔娘娘在宫中三十年了，若不是去年册封殷皇后天帝加恩后宫，到如今也只是个才人。这兵权要夺，也轮不到殿下，除非凌王和湛王两败俱

伤，否则殿下你没有任何机会做那个上位者。”

如此直白而不留情面的话，夜天汐霍然抬眸，目光如剑直刺过去。庄散柳仍旧面不改色，只是眼中那份妖异愈深，阴森迫人。

夜天汐握着短剑的手掌渐渐收紧，额前一道青筋微微一跳，但只短短刹那，他面色便恢复了平定，“既然如此，你岂不是找错了人？”

庄散柳冷眼看着夜天汐克制怒意，语气满不在乎：“我既找了殿下，便有我的理由。至少殿下你比济王聪明些，也比湛王手段够狠。暗中拉拢长门帮与碧血阁这种江湖帮派，借天舞醉坊的案子弹劾湛王；鼓动京畿卫和御林军发生冲突，对太子落井下石；勾结突厥，暗害凌王；这次又泄露军情，以至澈王丧命疆场，不显山不露水，这些事殿下做得天衣无缝，高明！但是想要对付凌王，我早就说过，上马征战，没人能胜他手中之剑；下马入朝，一样也没人能比他多占几分上风。殿下不妨记下我这句话，对凌王，除了用非常手段，别无他途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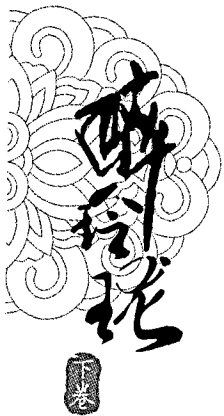
听庄散柳将一桩桩旧事清楚道来，夜天汐瞳孔深处缓缓收紧，一抹杀机隐现其中。只是怒气越盛他脸上反而带出几分笑容：“非常手段？比如说莲贵妃？”

“莲贵妃？”庄散柳阴沉的话语透着寒意，“莲贵妃最多只是让凌王的脚步略停一刻罢了，能不能挑起他与湛王相争尚属未知。别怪我没有提醒殿下，那个御医留着夜长梦多，以凌王的手段，早晚会察觉异样，凡事先下手为强！”

夜天汐虽恨极庄散柳说话的方式，却始终在那文质彬彬的面容之上不露分毫。眼前此人傲气凌人是不错，但他说的句句都是实话，难听且刺耳的实话跟着阴毒的主意，至少眼下凌王已折了一条臂膀，再加上丧母之痛……若能扳倒这样一个强敌，简直等于扫清了前进的道路。这个庄散柳显然对凌王有着切齿的痛恨，顾虑非常，也知之甚深。不仅是凌王，朝堂局势但有一点儿风吹草动，他都了如指掌，应变而动，每收奇效。吴州庄家，从未听说过有这么号人物，他深思的眼神不由又落在庄散柳那张刻板无情的脸上，逡巡探察，却毫不得端倪。那是精细的人皮面具，惟妙惟肖，几可乱真，虽细看也不是看不出来，但面具这种东西本来也不过就是告诉你，我不想让你知道我是谁，所以你也不必在这张脸上多费心思了。

庄散柳知道夜天汐在打量他，却似有恃无恐，并不放在心上，他瞥了一眼胡三娘，傲慢地问道：“殿下身后那个女人应该不是只会捏肩捶腿吧？”

胡三娘与他的目光一触，只觉得像是有只冰凉的手逼到近前，说不出的怪异，定了定心神，水蛇腰一扭，往汐王那边靠得更近些，媚声道：“庄先生，若不是三娘认出了冥魔那个死丫头在莲池宫，你哪里那么容易



知道凌王母子的关系？”

庄散柳冷哼一声：“想从莲池宫查出的事石沉大海，莲贵妃人却已经死了，剩下一个活着的，你至今拿她没办法。连个毫无反抗之力的女人都对付不了，殿下当初将你从京畿司的大牢里面弄出来，难道就存了这么点儿期许？”

胡三娘美目微瞪，待要发作，却被夜天汐一眼扫来，又生生忍住。庄散柳看在眼里，视若无睹：“长门帮虽然毁在了湛王手里，但碧血阁完好无损，我所说的非常手段，殿下想必已经清楚了吧？”

夜天汐眼底精光骤现：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这世上最令人轻松的对手，是死人。”庄散柳丢下这句话，起身道，“殿下既然明白了我的意思，庄某便拭目以待。不过殿下千万别忘了，无论你用什么法子，不要动凌王身边那个女人，她是我的。”

夜天汐看着庄散柳扬长而去，待那个狂妄的身影彻底消失之后，他眼中凶光骤盛，猛然挥手。“嗖”的一声厉啸，他手中的短剑穿过精致的花窗直击中庭，在一株碗口粗的树上没柄而入，惊得几多飞鸟仓皇而起，一时间乱声叽喳。

胡三娘亦吓了一跳，回过神来忙柔声道：“这个庄散柳也不知究竟是什么人，如此不知天高地厚，殿下何必和他动气？”

夜天汐面色阴沉，狠狠说道：“不管他是什么人，本王总有一天让他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胡三娘一双柔若无骨的手缠上他的脖子，吐气如兰：“殿下息怒，待到登临九五的那一日，什么人还不在殿下指掌之间？到时候殿下让他三更死，阎罗也不敢放他到五更。”

夜天汐怒气稍平，反手捏起她小巧的下巴，胡三娘闭目逢迎，主动送上香吻。

春光缠绵中，夜天汐却冷冷睁着眼睛，丝毫没有表露出沉醉于温柔的迷乱，目光阴鸷，清醒骇人。

兵权，叫他怎能甘心放弃！即便以非常手段铲除凌王，篡夺皇位，如今手握重兵的湛王始终都是最可怕的威胁。一旦他破釜沉舟兵逼帝都，仕族阀门又岂会袖手坐视？中枢大乱，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？

然而他却始终没有想到，这个目中无人的庄散柳，究竟是为了什么要搅起这一潭浑水？难道仅仅是为了凌王身边那个女人吗？



## 第二章 明朝更觅朱陵路

万里无云的春日，晴空耀目，碧蓝如洗。

阳光极好，透过娇艳含羞的花枝洒开一地碎影明媚，柳色舒展，榆槐成荫，浓浓翠翠已是一片秀润。望秋湖上水光淡淡，暖风如醉微波点点，飞花轻舞，落玉湖，飘香榭，轻轻袅袅，安闲自在。

微风阵阵吹得珠帘轻摇，沿着天机府后殿走进，巨大的水磨青石地面平整深远，安静无声，四处仍泛着些许的凉意。

忽然有轻微的脚步声自殿外传来，一人迈步拖沓，一人步履落地却几不可闻，一前一后，深入大殿而去。

细花透亮的冰盏，清清爽爽飘着几朵舒展的黄菊，纤柔的手指衬在似能沁出水来的天青细瓷上，隽秀而雅致。

“凤主，人带来了。”

卿尘静静放下手中茶盏，凤眸微抬，越过冥则那张和他的声音同样古板的脸，看往他身后。

“下官……见过王妃！”

卿尘柔软的唇边露出一丝轻缓的微笑，“王御医，我今天觉得有些不舒服，辛苦你来府中一趟了。”

御医王值今早刚出伊歌城便被拦个正着，糊里糊涂进了凌王府，额前隐隐带着丝冷汗，垂首道：“这本是下官分内之事，但在王妃面前，下官不敢班门弄斧。再说……再说今日下官并不当值，所以什么都没有带，肯请王妃准下官回去拿才好。”

卿尘微微扬了扬头，“若是为此，便不必了，金石针药凌王府中一应俱全，你可以随意取用。此时出了这里，只怕你去得，回不得。”

王值心虚地抬眼看了看上面，宁静的殿宇中，一幅长长的紫檀木螺钿嵌边屏风绘着轻云出岫的奇山景致。屏风前凌王妃一身湖色淡装如笼着烟